

全球視野，在地關懷——牛煦庭先生專訪



採訪∞陳羿誼、林映中 撰稿∞林映中

從機捷長庚醫院站走出來，就可以感受到龜山區的精神與活力，我們朝向學長的服務處走去，來到服務處，年輕的面孔以及「龜山很好，我會讓它更好」的標語印在牆上，究竟一個人要多麼熱愛這塊土地，才能夠驅使他脫離黨的懷抱去爭取機會？學長從辦公室走出來，招呼我們坐下，言談中完全沒有一絲尷尬，這位只大我們七屆的學長向我們娓娓道來他的外交系生活與畢業後的經驗。

與外交系的緣分

學長當初進外交系就是緣分，原先就想讀法政，剛好分數到了就進外交系，大多數人都認為外交系畢業就是要考外交特考成為外交官，但是他打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喜歡考試，因此從未考慮過要進入公務員體系，人生中唯一一次心中萌生要成為公務員，是在經貿談判辦公室實習時受到吸引，但最終對考試的厭惡仍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

承擔

雖然進外交系只是緣分，但學長非常滿意大學的充實生活，並且在系學會擔任 98 級總幹，「總幹就是一個沒人要的賽缺啊！」他笑說。那時系上大大小小的活動，只要哪裡需要支援，就是學長要以萬用工具人的角色去填補，尤其是宿營那個禮拜，每天大概只睡兩個小時；除此之外，他也曾參加系上的啦啦隊並代表外交系去比賽，為了讓啦啦隊有華麗的背景，甚至翹課到垃圾場撿破爛，然後再自己組裝製作馬達、遷電線和跟體育館的老師協調，就為了讓一只風箏緩緩飄入場中，費盡了千辛萬苦外還受了一肚子氣，然而最後到了上場的前一刻，卻不知道是哪個冒失鬼把插頭踢掉，學長的心血就這樣付諸流水，「我領悟到了世界的殘酷」學長無奈地說。

七年前的學長剛好走在時代變換的尖端，科技的進步和資訊的爆炸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每個人就像臉書塗鴉牆，今天接收了一籬筐的資訊，還來不及消化吸收，明天的資訊又把舊事物洗掉，我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被資訊所淹沒。這樣的資訊爆炸使得學長心目中的系學會概念被挑戰，由於資訊接收容易，大家被拆得支離破碎，系學會不再是唯一可以和系上同學交流感情的地方，98 級參加系學會的人也不如以往踴躍。人是自由的個體，每個人參加系學會都有不同的理由，有的人想學做事的方法，有的人想認識朋友，而學長是想要將系學會的價值和認同感傳承下去，希望將大家團結起來領導外交系，系學會是一個做事的地方，或者說一個箭靶，累得半死卻遭受批評，價值的落差與邏輯的不同使得系學會必須調和這些差異以成就更大的目標。在系學會的這一年，學長學會了接受和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落差與衝突，同時也為未來的政治工作磨出了一把利劍。

全球視野

前面說到學長非常不喜歡考試，但是對於未來他已經有明確的方向，那就是成為政治工作者，學歷對於政治工作有一定的影響力，對選舉更是有加分作用，倫敦政經學院除了是英國政治領袖的誕生地，碩士更是只消一年便可到手，於是學長在多方考量後便打定主意要到倫敦深造，大三立定志向並著手朝目標邁進，他告訴學弟妹，大三之前一定要確立方向，至少要思考自己可能做什麼，往那個方向準備，而且一定要排除自己不喜歡的，學長大一還懵懂無知，大二生活在系學會的地獄中，所以一直秉持著所謂的 80 分哲學，到了大三開始認真念書，因為英國很看成績，於是終於拿到一次書卷並把成績拉起來，如願以償到倫敦去。

學長覺得英國教育和其他地方，尤其是臺灣的差異，是在教學方式。臺灣的研究所和美國比較像，非常專注在研究方法和論文，論文更是曠日廢時、字斟句酌的結晶；而英國是教學型碩士，非常著重讀文本和討論，他提到自己常常坐廉航或巴士在歐洲東奔西走看足球比賽，在回程時就窩在座位上看隔天要討論的讀本。除此之外，英國研究所也非常注重考試，因此學長覺得英國研究所就像大學的延伸，一年碩士三年博士，假若真的覺得自己志不在學術研究，念完碩士就可以轉換跑道了。

「我大概是倫敦最囉嗦的亞洲人吧」學長笑說。在討論時他觀察到，東西方的討論邏輯真的大相逕庭，西方人是腦袋裡有什麼就丟出來，大家把點子丟出來碰撞產生火花，然後拿東西回去；臺灣人則是會把自己的想法整理、精雕細琢後才把東西呈現出來，因此臺灣人話都很少，兩種學習邏輯沒有對錯之分，學習到外國的學習方式就是一種收穫。學長也覺得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可以將亞洲價值向外國分享，以亞洲的角度如何看國際關係，以亞洲的角度看世界，把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分享給世界。

政壇初試啼聲

「很多人覺得政治工作就是要選舉，但我對政治工作的定義是只要和政治扯上邊，哪怕只是個為議員開車的司機都算」，自己的父親就是政治工作者，大學時也想走政治，但是從未想過要選舉。學長 2016 年回國後有多方嘗試各種工作，後來國民黨找上門，除了父親的淵源，國民黨也處於極需改革和注入新血的敗軍之際，於是學長毅然決然加入國民黨改革的行列。

學長想改革黨的初衷很簡單，臺灣社會分歧除了統獨，還分為進步與保守，臺灣的保守勢力非常強，這些保守勢力在網路和新聞上聲音不大，但年輕人的進步聲音其實是少數，假如容納保守勢力的國民黨倒了，那這群保守勢力將何去何從？在社會對立的臺灣，泛藍絕對不會投給泛綠，那他們最後就很有可能會跑向極端，也就是中共，試想社會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有這種想法，那臺灣社會將變得如何？堅持理念的小黨雖然滿腔熱血，但他們不切實際的理想和經驗的缺乏卻無法作為政府與社會的中流砥柱，雖然臺灣的輿論對在野的國民黨與執政的民進黨傳達了極大的不信任，但作為戰後唯二有執政經驗的政黨，他們的務實的確支撐臺灣經過半載的風雨飄搖，這就是所謂的中庸之道，但在世界政治的洪流中，這股中道力量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極端與對立，例如英國脫歐、美國狂人川普和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臺灣社會對中道信賴度下降讓學長擔憂，這也是他加入改革行列的初衷。

學長認為在政治工作中最需要保持的，就是開放的心態和立場，倫敦是一個強者雲集的城市，各國的精英在這個城市相遇切磋，世界的文明在大街小巷交流碰撞，做為一個民族熔爐，倫敦有著接納不同人的開闊心胸，而他在倫敦體驗到了這樣的文化衝擊。

「臺灣做為一個海島國家，應該要像倫敦一樣有承載世界的霸氣」，這是他對臺灣的期許。

在地關懷

地方政治是國家的基石、社會的根本，但學長在他的家鄉看見的不是憂國憂民的代議士和父母官，而是難以置信、無限循環的腐爛。層出不窮的詐領助理費、審預算時的密室協商、面對質疑時拒絕解釋以及執法不力，在如此腐敗的地方政治下，換了幾個總統地方也仍然是一灘死水，他想要改變，而國民黨是一個大老說了算的政黨，想要讓自己的聲音

被聽到，就只能透過選舉證明自己是有足夠份量的，並期許自己在未來的政治路上能夠以年輕人、進步的角度將政治落實在每位選民的生活裡。近年來，出國留學然後就留在外國發展似乎變成年輕人的潮流，但學長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落葉歸根，他沒有忘記家鄉對他的栽培，歸國後希望以在國外的所學報答鄉里，「全球視野，在地關懷」這個競選標語完整的表達他對地方政治的熱忱與理想。

開啟學弟妹的政治路

臺北是臺灣政治經濟的重心，來自臺灣各地的政治人才都匯集在此，但其實並不是最好的機會都在首都，學長鼓勵我們以家鄉的角度思考，出了臺北就像在另一個世界，從臺北的角度看臺灣和其他縣市看臺灣是截然不同的，地方缺乏政治人才，如果想投身政治工作，在地方議會擔任法案助理遠比在臺北來的值得，但也比較辛苦，然而在開拓版圖前，披荊斬棘總是必不可少的。

年輕人害怕政治，覺得沒有話語權，老人把資源吃乾抹淨，但就是因為如此年輕人才更應該拋頭顱灑熱血，正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好失去，才能夠放膽去爭取話語權，選舉就是一場爭奪話語權的戰鬥，在選戰中要有好戰的性格和做好鬥爭的準備，「因為沒有包袱，打就對了」是他這次參選的優勢。

學長在系學會做事時的邏輯訓練讓他受用無窮，「設定目標、蒐集情報、分析情報、擬定策略、徹底執行」是他建議想投身政治工作的學弟妹要完成的步驟，思考自己想成為何種領域的政治工作者，是幕僚、選將、黨工、公務員或社運領袖？再來透過各種管道了解想成為這樣的政治工作者需要哪些條件，接下來思考如何達到條件並且執行。

回首看外交 潛力無限

許多人覺得外交系「什麼都會，但什麼都不精」，往壞的方面想，就是我什麼都不行；但轉個念，往好的方面想，我什麼都可以。外交系的課程教我們如何務實的生存，以及在生存之餘可以創造合作與榮景，臺灣要像倫敦一樣有承載世界的的能力，而外交系正是火車頭，讀外交系未來的出路無法預測，但這就是它潛力無限的地方。

